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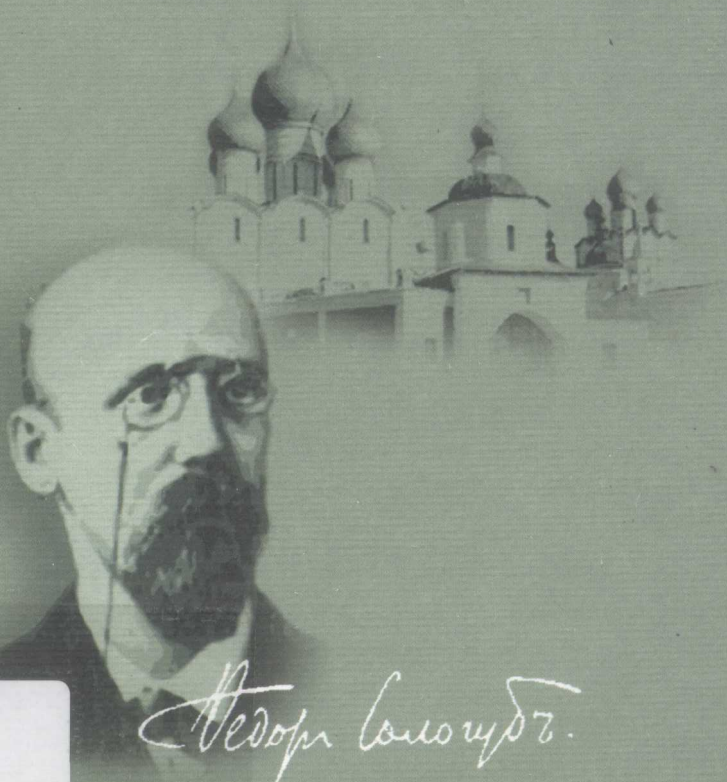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学术文丛

索洛古勃小说创作中的 宗教神话主题

李志强 著

РЕЛИГИОЗНО—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Е ТЕМЫ
В ПРОЗЕ Ф. СОЛОГУБА



Федор Сологуб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四川大学出版社

РЕЛИГИОЗНО—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Е ТЕМЫ
В ПРОЗЕ Ф. СОЛОГУБА

索洛古勃小说创作中的 宗教神话主题

李志强 著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晶
责任校对:敬铃凌
封面设计:米茄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索洛古勃小说创作中的宗教神话主题 / 李志强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3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文丛)
ISBN 978-7-5614-4773-4

I. ①索… II. ①李… III. ①索洛古勃—长篇小说—
文学研究 IV. ①I5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5524 号

书名 索洛古勃小说创作中的宗教神话主题

Suoluogubo Xiaoshuo Chuangzuo zhong de Zongjiao Shenhua Zhuti

著 者	李志强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773-4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7.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1 000 册
定 价	23.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 政 编 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网址:www.scupress.com.cn

序 一



李志强博士的大作《索洛古勃小说创作中的宗教神话主题》就要问世了，这是一部很值得期待的力作。

研究俄罗斯文学，象征主义是绕不过去的，非得研究不可。它往往体现出俄罗斯文学的最本质特征和珍贵价值——因为俄国的文化就是象征主义的文化，并且，在诸多俄国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中，象征主义最为重要，起着引领众流派的作用。但是，至今真正下决心认真研究这一文学流派的学者并不多，这不仅是因为象征主义的作品写得都不那么一目了然，而且还因为它们的内容艰深，文化内蕴丰富，又多象征和隐喻，十分难以把握。有时，读了半天，竟然不知所云。令人欣喜的是，李志强博士的这一研究成果为我们把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俄国象征主义大师，安德列·别雷也好，梅列日科夫斯基也好，再加上索洛古勃，都乐意写小说，而且多是鸿篇巨制。有人认为，读小说比读诗歌容易。其实，真不一定。就拿索洛古勃的小说来说，文化语境十分宽广，充满各种各样的象征意象和隐喻，构思特别奇特，而且还喜欢自己创造现代神话，其中的象征主义内涵十分难以琢磨……所有这些特点都令研究者望而却步。

李志强博士由于文艺理论基础扎实，文学史知识积淀深厚，



又有一股不研究透彻誓不罢休的钻研精神，终于取得了这个定会受学界称道和欢迎的研究成果。

李志强博士对这部著作倾注了很多精力和智慧，我在这里说三道四真是很不好意思，而且，我对索洛古勃的研究远没有他多，说出的看法也不一定有多大价值。不过，其著作突出的学术建树和价值又实在令人不能缄默不语。依我看，论著最突出的成就在于：第一，作者首次独立建构起研究索洛古勃小说中宗教神话主题的理论框架，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独创性，并且这种理论构架的建立有着充分的学理依据；第二，论著的内容涉及多种宗教，包括古希腊多神教、古斯拉夫多神教、基督教、诺斯替教、拜火教和俄罗斯的其他民间宗教，还牵扯到俄罗斯的神秘主义认识论和索菲亚等宗教哲学的深邃理论。这为作者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难度。然而，由于李志强博士的刻苦钻研，他对这些宗教的教义和教理的把握都很准确，理论阐释和作品分析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这可是一种真功夫，令人叹服；第三，在论著中作者借用了神话原型批评的研究方法，建构了体现文学形象间相互联系和对立关系的研究模式，通过这些模式来发掘小说中人物形象的象征内涵、隐喻意义及各种象征意象在小说中的作用。这样一来，索洛古勃小说的宗教神话主题就得到了宗教神话意义上的确证，从而使小说的意义上升到象征主义的无限性和永恒性的高度。

就此打住罢。一切精彩的东西都在李志强博士的著作中。其实，现在已不时兴老师为弟子出书作序，时兴的是弟子为老师作序。

小序快写完了，可还是想把“李志强博士”这个称呼改一下——按习惯叫志强更好一些，因为这样称呼于他于我都更舒服。

北方汉子的豪爽、热情和大气与巴蜀才子的博学、睿智，再

加上超地域的天赋活跃性格和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志强。为了攻读俄罗斯文学博士学位，他在我们这里待了三年。三年下来，他用艰辛的努力获得了学术和做人的双丰收：博士学位论文得到了专家的一致好评，成绩很优秀；同时，他还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人缘特别好——老教师、青年教师和学生都很尊重和喜欢他。虽然他离开黑大好几年了，可至今，时不时还会有人问：志强什么时候能回来一趟呢？

有幸做他的导师、
但更把他看做同行和朋友的

金亚娜

2009年12月1日

于黑大园

序 二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队伍中涌现出了一批朝气蓬勃而又步履坚实的“新锐”学者。他们虽然年轻，但其学术积累已经远远超出他们同龄时期的前辈。他们接受过严格的专业学术训练，基础知识扎实，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外语专业出身且兼具相当不错的中文功底，还有多次出国深造、与外国学者交流的经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兢兢业业，甘守淡泊，写出了有分量的学术佳作，在各自的教学与研究领域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李志强博士便是这些“新锐”中的一个，《索洛古勃小说创作中的宗教神话主题》便是这些佳作中的一部。

近年来，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出现了两个热点——“白银世纪”文学研究热与俄罗斯文学的文化研究热。李志强的论著充分体现了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的这样的两个趋势性特点，它也是在这两个方面具有代表性意义的重要成果。

索洛古勃不仅在俄国“白银时代”的小说创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俄国 20 世纪小说的现代化进程中是一个站在源头的作家，被誉为“揭开了俄国小说新篇章”的人。命题的价值由此可见。《索洛古勃小说创作中的宗教神话主题》在两个层面上具有启示性的意义：一是立足于文本细读的作家个案研究，



“小说创作”道出了这一研究基于小说文本的、具体、坚实的材料根基；二是对作家创作文化意蕴的发掘，“宗教神话主题”有明晰的宗教文化取向，是文本研究的意义归宿。前者是研究的基础与本源，后者是研究的思想内核与精神命脉。我以为，这两点应该作为对外国文学研究学术论著衡文论值的基本依据，论著在这两点上都做得不错。

李志强博士的论著写得很用心，也很认真，我以为它有这么三个很突出的优点：

一是内涵丰富。论著荷载大量的文化信息，历史的、宗教的、伦理的、哲学的、文学的等等。为此需要很大的阅读量，需要做深入的分析、整理、研究，没有相当的积累、相当的准备是写不出来的。仅以论著分析的5部长篇小说为例，它们大都没有中文译本，具有相当的阅读难度，解析需要丰富的学识。

二是思想深刻。爱、魔鬼、死亡三个主题似嫌普泛，但其论著揭示了作品独特的文化意象和作家所赋予它们的独特的文化蕴涵。爱拯救并创造世界、魔鬼主题中的否定与创造因素、死亡的生命本体意义和创造性的文化意义都是作者所阐释的索洛古勃与之前和之后的作家截然不同的文化表达，独到而深刻。

三是方法多样。丰沛的文化内涵与深刻的理性分析是要借助于恰当的方法予以保证的。论著以神话原型批评方法为主，兼及社会历史的、宗教的、伦理的、哲学的多个视角。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这些批评都入情入理，不曾荒诞走板，言说清楚、明白，提供了研究象征主义小说的一个方法论上的范例。

此外，论著的叙说语言是我喜欢的另一个优点。它没有趋附于时下流行的貌似理论、学术的艰深佶屈，同时也规避了说理的浅白散漫，是知性与感性的统一、学识与才情的融汇。语言简练明晰、干净清爽、流贯畅达，显得好读、耐读。

作者在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又对博士论文做了进一步的细化、深化工作，包括对原论文中阐释欠缺之处的修正、理论上的深化、宗教主题方面的补遗。如今出版的这部学术专著是他几经打磨的产物，对于我国俄罗斯文学界深入了解“白银时代”文学，特别是象征主义小说和索洛古勃有着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张建华

2009年12月21日

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摘要



在传统的研究中，由于诸多原因，索洛古勃一直被视为颓废派诗人、色情作家，大受贬抑。本论文试图以索洛古勃的 5 部长篇小说（《噩梦》《卑劣的小鬼》《创造的神话》《甜于毒药》《念蛇咒的女人》）为分析重点，结合作家的部分短篇小说及诗歌作品，运用原型批评理论及神话学的研究方法，对其作品中的宗教神话主题进行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索洛古勃与俄国先锋主义的渊源。

索洛古勃小说创作中宗教神话主题的特点是：

1. 用宗教神话手段对传统的宗教神话题材进行“包装”时，未落其窠臼，而是无论从精神、还是从形式上都力求予以更新，对各种形式进行搭配组合，运用讽刺性模拟和颠覆解构的诗学手段，赋予原主题新的含义。这可以说是索洛古勃小说创作中宗教神话主题运用的主要特点。在这方面索洛古勃直接师承德国浪漫派，因为德国浪漫派“对传统神话的题材和形象持十分随意的态度，把它们用作个人从事文学创作神话化的质料”。在演绎“爱”的主题时，索洛古勃讽刺性地模拟了古希腊多神教及基督教、诺斯替教中爱的主题故事，并在扬弃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样，在演绎其他类似主题时，索洛古勃没有囿于传统的题材，而是在颠覆解构的基础上表达了自己的思想。

2. 索洛古勃在演绎自己的宗教神话主题时，发挥了象征主

义诗学手段的长处，赋予表现宗教神话主题的原型多重的象征意义。这一点充分体现出“艺术形象的意蕴获得最大限度的深化……在接受者的内心激起有些模糊及多义的思想、感觉和情绪的广泛联想”的特点。接受者在理解这些原型的象征意义时，首先要确定原型的基本类型，然后才能根据相关的语境揣摩其身份。如《创造的神话》中奥尔特鲁姐女王就具有多重象征意义：她的原型是古希腊多神教中的晨光女神；在基督教语境中她的身份是敌基督，在祭祀仪式中她又成为“替罪羊”的象征。《卑劣的小鬼》中的瓦尔瓦拉不仅是小鬼的象征，还是彼列多诺夫维护自己势力的“金枝”的象征。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种处理方法对提高读者的审美鉴赏力大有裨益。

索洛古勃的小说中主要诠释了以下宗教神话主题：

1. 爱的主题

爱的主题在索洛古勃的宗教神话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索洛古勃穷其一生，都在为建构自己的爱的宗教乌托邦思想苦苦思索。不过，他的这一思想似乎受诺斯替教影响更大，而不是完全受到佛教、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他将爱与情欲截然分开，将以追求单纯的感官快乐为目的的情欲视为一种兽欲而大加贬斥，极尽讽刺之能事。索洛古勃心目中的这种爱超越了两性之间为繁衍后代而结合的种属之爱，它肯定个性，向往自由，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有别于伊甸园的人间乐土。在索洛古勃的乐土上，没有上帝的清规戒律，有的只是爱，超越世俗的爱。“它向死亡和必然性宣战，它敌视种属和个体的分裂，在自我完善中拒绝生育，渴望个体的融合和永恒，与它联系在一起的是个性和不朽的奥秘……它是生命的最高内涵，是生存的最充分完满，是个性的真实。”同时，索洛古勃又赋予作为创造手段的爱以神性，因为世俗之爱根本无法负担起创造的功能，只有神性之爱才能担此重

任。而神性之爱的载体既不是上帝，也不是耶稣基督。他将爱的载体赋予了永恒女性的象征——索菲亚，将爱置于索菲亚的神光沐浴之下。索洛古勃弃上帝而取索菲亚的思想明显受到诺斯替教教义的影响。在索洛古勃的小说中，索菲亚被幻化为永恒女性的形象，将灵之火花（爱）传递给有缘人，作为创造新世界的创世基原。他的爱不需要基督教式的信仰和忍耐，他的爱本身具有形而上的本体论的地位，具有创造的功能。这种创造不是针对狭义的个体，而是在他幻想的乌托邦之中的一种创世、普世之爱。他的爱的神话在其宗教神话体系中具有创世神话的意义。索洛古勃将爱视为一种创造的手段，为其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他觊觎着通过爱来寻求不朽和永恒，编织一个新的创世神话，这个爱的创世神话否定了在现实世界创造乌托邦的可能性。索洛古勃的创世神话不同于古希腊多神教情欲创世的神话，也不同于基督教上帝创世的神话，而是在诺斯替教基础上对前者的解构，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爱。索洛古勃借助古希腊多神教、基督教及诺斯替教的神话无非想通过复现和模拟的手段来寻求贯穿人类历史的永恒因素，诸如爱、死、自由等，作为自己创造的基础和依据。他的爱靠理性无法理解，靠逻辑分析无法验证，只有靠神秘主义的直觉方式去体验。只有凭借这种神秘主义的直觉才能与冥冥之中那个神秘的存在进行直接交流，领悟爱的奥秘。索洛古勃以一破一立的写作策略，在小说中颠覆解构了古希腊多神教、基督教、诺斯替教的神话模式作为构建小说文本之质料。这些模式主要有：（1）美狄亚—耶稣基督—伊阿宋模式；（2）阿芙洛狄忒—阿多尼斯（达佛尼斯）模式；（3）索菲亚—上帝模式；（4）索菲亚—逻各斯—上帝模式；（5）巨匠造物主—索菲亚模式。通过对上述模式的解构，索洛古勃否定了古希腊多神教放纵情欲的爱恋观及基督教爱的思想，并进而否定了用其心目中的爱



改造现实世界的可能性。索洛古勃希冀用爱去开辟新的天地，构建他心目中的乌托邦。当然，这个乌托邦是虚幻的，它寄托着索洛古勃个人的一种理念，是作家心灵的向外投射。

2. 魔鬼主题

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中，并没有给予撒旦以本体论的地位，而且对其理解比较含混。有的将所有魔鬼统称为撒旦；有的则加以细分，将魔鬼作为撒旦、小鬼及敌基督的统称，从而导致其形象的动态性和多义性：既是虚幻的，又是无处不在的；力量无穷，作恶多端，破坏性极大却又命运悲惨，前景堪忧。本文倾向于将其细分，并以此作为分析索洛古勃小说中魔鬼主题的依据。动态、多义的神学形象为文学作品中的多重阐释和重新解构提供了可能，为撒旦挑战上帝的话语霸权提供了可能，为欧洲文学形成一系列来源于基督教的魔鬼形象提供了可能。欧洲文学中魔鬼观念经历的变化同样反映于俄罗斯文学中。在 19 世纪的俄国文学史上，果戈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魔鬼形象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尽管他们作品中的魔鬼形象基本都设定在基督教框架内，但他们的作品在继承原有基督教魔鬼形象的同时，发展和深化了撒旦—小鬼这一模式，赋予后者更加具体的象征意义，对其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魔鬼形象不仅超越了果戈理，还惠及后世。他敢于质疑上帝的精神得到俄国象征主义者的继承和发扬。在大部分早期俄国象征主义者那里，传统的一元论神学观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并行，魔鬼与上帝等量齐观的二元论说。在这里，波果米尔教派的魔鬼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兄弟的思想、祆教及摩尼教中魔鬼参与创造并统治世界的思想及诺斯替教派的异端思想被大肆鼓吹。对世界现存的价值体系、文化及象征体系的否定成为他们魔鬼说的基础。他们的思想

不仅受到一些基督教异端思想的影响，受到当时流行的尼采及叔本华思想的影响，而且深深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汲取着其中的养分。他们的思想中不仅有明显的东正教的启示与末世意识，而且夹杂着俄罗斯民间多神教信仰及魔鬼崇拜的痕迹。象征主义者们渴望变革，渴望创造。这种变革与创造既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也体现在他们试图建立一种象征主义的世界观，借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尝试中。相对于其他象征主义者而言，索洛古勃的魔鬼论是很有特色的。虽然他的魔鬼说以否定为基础，但在否定之中包含着肯定及创造的因素。这同他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自我与非我及其中渗透的辩证思想、叔本华的唯一意志论、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不无关系。此外，新宗教意识、诺斯替教的影响及其本人对古希腊文化（包含多神教文化）、俄罗斯民间魔鬼崇拜的情有独钟使索洛古勃对历史的基督教痛加批判。这种批判在其文学创作中就表现为把基督教世界下的恶提高到本体的地位，对现实世界予以极力否定。它具体表现为妖魔鬼怪横行于世，现实世界已经没有希望；对历史的上帝与基督予以否定，在否定的同时，“创造”敌基督的“新”形象，将其塑造为正面形象，并以敌基督取代基督作为造物的主宰；不仅如此，为了突出对历史的基督教的否定，索洛古勃还故意设计魔王撒旦对基督的胜利，揶揄历史的基督教的无能及没落。索洛古勃在象征主义的文化背景下，继承和发展了欧洲文学及俄罗斯文学中传统的魔鬼主题，并将其进一步深化。这种深化不仅表现在形式方面，而且亦体现于内容和思想的深化。当然，他小说中的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紧密相关，相得益彰。欧洲文学及俄罗斯文学中的三大魔鬼模式在索洛古勃的作品中又增加了新的模式，获得了新的内容。索洛古勃笔下的魔鬼充分体现了俄国象征主义宗教神话化诗学的特点：将不同宗教神话体系中的形象糅于一处，赋予其全新的象



征意义。他视基督教、诺斯替教、俄罗斯民间多神教与祆教中撒旦、阿里曼及蛇的形象为邪恶的象征；视基督教与古希腊多神教中敌基督及琉齐弗的形象为正义及创造的象征。此外，在他的撒旦—小鬼模式中，依然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同一模式的影响。所不同的是，索洛古勃用祆教恶神阿里曼的名字代替了小鬼，并将前者同鬼王撒旦置于同一层面，将二者同时视为恶的本源，只不过二者的“身份与地位”有些差异而已。索洛古勃小说中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模式表现自己的魔鬼主题：（1）撒旦—基督模式；（2）撒旦—阿里曼模式；（3）敌基督—基督模式；（4）敌基督—撒旦—阿里曼模式。通过对上述魔鬼模式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模式中贯穿着否定与创造两大主题。索洛古勃借用基督教、诺斯替教与祆教中撒旦、阿里曼及蛇的形象表达了对现实世界恶的讽刺与否定；综合基督教与古希腊多神教中敌基督及琉齐弗的形象表达了对乌托邦世界的向往和追求，希冀他们能创造一个自己理想中新的乐土。索洛古勃是悲观的，因为他将现实世界描写成罪恶泛滥的世界；索洛古勃又是乐观的，因为他相信未来创造的世界必将是美好的。他的抒情的否定的笔法既要求否定和摧毁魔鬼控制的世界，也要求重建和创造一个新世界！

3. 死亡的主题

索洛古勃的死亡观主要建立在叔本华、尼采哲学及诺斯替教教义的基础上，但最终却是一种扬弃。他认为死是肉体的覆灭和精神的再生，是属“灵”之躯中灵的飞升、自由，遨游于寰宇，是罪恶的毁灭和救赎。能够死后肉体再生的只有作为建设新世界的孩子们，他们的死就像凤凰涅槃后重生一样，洗尽了俗世的庸俗与罪恶，完全成为另类的存在。索洛古勃的“死”不仅表达了对现世的否定，对生命的领会，对解脱的向往，它还具有创造的意义。“死终结所有生命现象，消灭所有的敌对和罪恶，解决所

有的矛盾，摆脱不堪忍受之事，不仅让人领会生命的意义，而且使生命圣洁化。”不过，这种创造的意义不是在现世实现，而是在他臆想的新乐土。索洛古勃认为，死和爱可以将诗歌抬升至悲剧启示的高度。在他的作品中，“死”不仅是破坏、荒诞的象征，还具有庄严肃穆的神圣和神秘色彩，具有末世论的基调。在索洛古勃看来，死与生之间关系密切。“死是友好的力量，当人还未被逐出自己的乐园时，他友好地看待死亡，对人而言，它与生之间没有差别……当人堕落时，生也就是死了，于是死第一次成为敌对的力量。”为了表现死这一永恒主题，表现死所具有的多重象征意义，赋予其神性，索洛古勃把目光转向了宗教神话仪式，在神圣与世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古老的宗教神话仪式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是古代人类同神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同祭祀、祈祷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文学作品中经常成为表现生与死的母题的工具。由于生与死的母题在索洛古勃的创作中具有超时间意向，相应地，宗教神话仪式也就成为能够借助于神力摆脱时间、空间的局限性及对具体历史的反映的工具。宗教神话仪式本身具有的象征功能和神秘性也为索洛古勃的创作，推而广之，为俄国象征主义的文学创作含而不放、含义隽永、回味深长的象征意境找到了契合点；为他们神秘主义直觉观的充分发挥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在文学的仪式化叙事中，主人公可以用直觉的方式直接同神交流，聆听神的启示，加深对贯穿人生的永恒主题的认识和领悟，寻得解脱之路，洞悉现象表层掩盖下的本质。索洛古勃相信，宗教神话仪式作为某种神话原型经过变形，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必然蕴藏着永恒的破坏及创造的动力，是构建他心目中乌托邦的理想质料，而表现死亡的宗教神话仪式更是其中的典型。在小说创作中，索洛古勃巧妙地利用古代表现死亡的宗教神话仪式，对其进行讽刺性模拟，深入挖掘其蕴含的象征意义，在此基



础之上融入自己的理念，将死亡神圣化，使其成为探寻宇宙奥秘之门的一把钥匙、通向永恒的一扇窗户。通过对弑王仪式的重构，索洛古勃表现了现实世界中善与恶势力的交替；通过对替罪羊仪式的重构，索洛古勃将赎罪与重生的母题引入自己的小说世界，进一步发掘其象征意蕴，为主人公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

通过对索洛古勃小说中仪式化死亡主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死”在索洛古勃的宗教神话体系中同样具有本体论的地位，它首先具有破坏和权力交替的象征意义；其次，索洛古勃心目中的“死”同“爱”一样，是追求自由、永恒与无限的手段，是创造新天地的工具。

关键词：索洛古勃；宗教神话主题；讽刺性模拟；颠覆解构；原型；象征；爱的主题；魔鬼主题；死亡的主题；先锋主义